



七个人的军团

QIGEREN
DE JUNTUAN

张品成 /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七个人的军团/张品成 著.
—南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06.7
ISBN 7-5391-3478-X
I.七... II.张... III.儿童文学-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79108号

七个人的军团 / 张品成 著

责任编辑 邱建国 熊 焱
装帧设计 李 峻
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75号 330009)
www.21cccc.com cc21@163.net
出 版 人 张秋林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南昌市光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6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06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mm×1260mm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60千字
书 号 ISBN 7-5391-3478-X/I·894
定 价 1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6524997

序

《七个人的军团》是个与长征有关的故事,但并没有发生在长征路上。故事的主人公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红军,而是几个未成年的孩子。故事也是一个全新的角度。他们渴望战斗,却没想到接受的是一项奇怪而特殊的任务。他们不识字,却要印发报纸。一切正顺利进行时,他们的领队,也是他们中唯一识字的成人却意外亡故。没了主心骨,更重要的是没法继续出报纸。备好的文稿此时意外遭遇损毁,再说他们不识字,怎么刻印?可那时他们已经知道他们任务的重要性,因为他们的报纸正吸引着白军大量的兵力,他们得继续利用报纸造成主力红军依然存在的假象。可他们怎么办?他们将面临什么?这几乎是个无法完成的任务,然而他们却坚持下来了,用自己的智慧和人性的力量以及英勇顽强的精神,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当然他们也付出了许多……

这是我要表达的,这是个情节既复杂又充满了情趣和悬念的故事,我不知道对读者是否能产生我所期望的效果,但我期望读者通过故事所获得的不仅仅只是那些情趣或者阅读快感。重要的是让他们看到红军长征更丰富的一面。他们知道了更客观更详尽的历史,也就能从这个故事里感受当年先辈们的生存状态。

这么多年来,我们听到许多关于长征的话题,尤其在纪念长征胜利七十周年的日子里,那些长征故事,又一次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涌到我们的笔端。这种时候,我们或许应该好好想想,怎样才能更好地表现长征。长征走了一年,却被人写了七十年,写作者中,上到领袖,下到普通士兵;有专业的,也有业余的;甚至有外国的著名作家和记者。长

征的故事深入人心,家喻户晓,要真正写好长征在现今已经不是件容易的事了。怎样写得更加真实,怎样让主题更加深刻而又新颖,怎样让故事吸引读者等等,这都是我在写作《七个人的军团》时常常提醒自己的问题。

建国以来,我国曾出现过话剧《万水千山》和王愿坚的一些短篇小说,在探索艺术地反映红军长征这个课题方面进行了最初的尝试。数十卷本的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中,也收入了诸多以长征为内容的文章。改革开放以后,陆续出版了赵蔚的《长征风云》、魏巍的《地球的红飘带》等长篇小说。近年来又有李镜的长篇纪实文学《大迁徙》问世。有关方面还编选了八卷本的纪实文学丛书《中国工农红军征战纪实》。而散见于各报刊的零散的关于长征的文章,更是不胜枚举。这些作品和文章,大多以反映英雄主义为主题。这当然没有错。

我想说的是,红军的精神不仅仅只表现为英雄主义一个方面,其重要素质来自多个方面,这是他们能够在艰难中与数十倍于己的敌人斗争并生存下来的真正原因。这也是进行这类题材创作时我们要让视野更开阔些,思想更解放些的理由。这也是我们能够对长征题材有所突破的唯一渠道。《七个人的军团》及我最近完成的另外三部长篇《出征在即》、《腊月之城》、《指间太阳》,都是在这个方面作的一种尝试,以图对长征有更多的呈现,对那段历史有更深入细致的描述。

埃德加·斯诺在他的《西行漫记》一书中曾经写道:“总有一天会有人写出一部这一惊心动魄的远征的全部史诗。”我想,我们大家都在为实现这一目标作着自己的努力。

张品成

二〇〇六年七月于海口

C 目录

Contents

005 序

第一章

- 001 一、汉宝脑壳里像春风里的花,灿烂地开了一大片
 - 007 二、事情有些蹊跷
 - 014 三、洞子里的世界很清新
-

第二章

- 026 一、红军的报纸
 - 032 二、大石头上的烟又升腾了起来
 - 034 三、问题有些严重
-

第三章

- 042 一、连生叫敌人给抓了
 - 045 二、举旗不定
 - 049 三、人死如灯灭
-

第四章

- 054 一、洪家少爷那些日子有了个想法
- 057 二、大秘密
- 062 三、文义真想大家揍他一顿
- 067 四、铤

第五章

- 072 一、出报的日子
- 075 二、乡间的游戏
- 081 三、少爷的那件衣衫很醒目
- 083 四、惹毛了他就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

第六章

- 091 一、那一整天成了下棋的日子
- 096 二、别致的游戏
- 100 三、他有点乐不思蜀了
- 105 四、二耿子

第七章

- 112 一、跳蚤还有菜籽大小的一张脸
 - 120 二、似梦非梦
 - 123 三、苦肉计
 - 127 四、洞子里李长健他们愁得眉头打了死结
-

第八章

- 130 一、天不灭曹
- 135 二、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 140 三、生死两重天

第九章

- 147 一、我不能就这么走
- 151 二、半路杀出个程咬金
- 159 三、人不能不讲义气
- 164 四、洪家兄弟经历的最难忘的一天

第十章

- 167 一、他咬了咬牙把决心下了
- 176 二、问题严重了
- 179 三、装疯卖傻
- 184 四、脚长在自己身上

第十一章

- 191 一、最后的一步棋
- 195 二、他们没变成石头
- 201 三、我也不能违抗命令
- 206 四、脱离险境

208 后 记

第一章

一、汉宝脑壳里像春风里的花， 灿烂地开了一大片

吴汉宝接到前往雅瑶集合的命令是在午夜。那时候他正在睡梦里，感觉屁股那儿被人扇了几下，睁开眼迷糊间看见师长那张长脸在油灯的光影里晃呀晃的。“呀呀！别睡了！别睡了！雅瑶那边来命令了，有重要事情找你。”师长跟他说。

听得雅瑶那边有事要唤他，汉宝立马翻身坐了起来。他想雅瑶那是个什么地方，是军团总部的驻地。这种时候快马急令让人去，八九不离十会有好事情。

汉宝脑壳里像春风里的花，灿烂地开了一大片。

那天汉宝摔伤了脚，膝盖上青肿一团，疼痛像长在那个地方一样，动一动就痛得钻心。要是兴致不高他根本就走不了那些路了，何况走的是夜路。可想到会有好事情他就不觉得那么痛了。其实这点事也不是个事，做他们这种事的常这样，突然的就有急件要送，翻山越岭，冰天雪地，黑灯瞎火，十万火急地那么赶路，就是要把一封信甚至是几个字送到某地某个重要人物的手里。能没个磕磕碰碰？

他就这么瘸着一条腿赶到了雅瑶。汉宝赶到那儿时，日头像炭炉里烧红的铁，悄无声响地从山凹地方拱出点红来，红灿灿地铺在山脊



有几只鸡在离墙不远的阴暗处刨食,急速蹬扒着的双爪竟然弄出一弥烟尘。一只黄狗懒洋洋地趴在老樟树下,偶尔朝那边的热闹看上一眼……

和田野里。汉宝感觉空气中有些异常，猛地抽了几下鼻子，那些陈腐气息像晨曦一样遍布他的周身。“啊嗤啊嗤……”他不由得连打了几个喷嚏。一大片的嘈杂让他觉得非同寻常。扭头看去，雅瑶的屋子像被抖空了一样，所有的男人女人一大早就出现在镇上的各个角落，他们忙乎着，动静很大。看过去真像有什么大事发生，村里男女都在捣鼓有关米谷的事情，士兵在场坪上列队。有人甚至在场坪上搭着戏台，一些造型别致表情夸张的面具堆放在祠堂墙角。有几只鸡在离墙不远的阴暗处刨食，急速蹬扒着的双爪竟然弄出一弥烟尘。一只黄狗懒洋洋地趴在老樟树下，偶尔朝那边的热闹看上一眼，对于鸡们的亢奋和士兵的队列莫衷一是。他很重地朝那门踢了一脚。

雅瑶这个秋天的早晨洋溢了一种异乎寻常的朝气，让汉宝心花怒放。

他的眉头跳了两跳。

啊哈！他想，果不其然。

他想，像那么回事哩！

有大动作，你看真有大动作。他这么想。

很快他就飘进了那间祠堂。

几个男孩都早已到了。汉宝认得他们，都是几个区的交通员或是队伍里的传令兵。还有就是军团部的警卫或者伙夫什么的。他们在这崇山峻岭间出没，做着带路和送信的活计。平时他们难得聚在一起，他们分散在这大山周边的各个角落。以前可不是这样，他们互相都很熟悉，他们大多是同村或邻村的伢崽，常在一起耍，疯了般的玩。上树下河，爬崖走涧，牛背上屋脊上，牛栏猪圈榨屋樵房坟窝墓坑……除了天上去不了他们没去，除了月亮摘不着他们没摘，好像什么都不在话下，野得很疯张无度。

已经有很长时间他们没那么野过了。

汉宝进屋后咕噜噜灌了一瓢凉水。

然后就瞅李长健他们的脸。

他们说：“哎哎，你干吗那么瞅我们，我们脸上有花难道有花？”他不是看他们脸上的花，他们的脸上也没有花。他是想从他们的眉眼里知道事情的根由。仨们笑了，往天井那边一指。他就看见那个男人了。

男人站在檐下阴暗地方，但那张脸还是看得很清楚。他笑着，脸有些白，是那种不正常的白。

“你就是吴汉宝？！”男人问。

汉宝说：“是我。”汉宝弯下腰，捋起了裤腿。

男人哈哈大笑起来：“我没问那事，知道你伤了脚我们都知道。”

“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就差你一个人了。”他说。

“我们吃了饭就走，时不我待。”他说。

他好像想起什么，走近前来，在汉宝的身边蹲了下来。他小心地摸了摸汉宝那青肿的膝盖。“喔！这可不行，你得……”

汉宝害怕男人说养伤的事，他想他一定想说：你得留在这养伤。他想，看你说的，留在这我翻山越岭的来干吗？他想，要是男人要他留下来养伤他就找首长说理去。

男人没说那话，男人说：“……你得弄点药敷敷，这么的不行。”

汉宝有些感动，他觉得当时那种情境和男人的嗓音语调很让人感动。

“我能跟了大家一起去吗？”他问。

“看你，这还用问，那叫你来干吗？”男人笑着说。

“你知道叫你们去干吗吗？”

“不知道，反正觉得有事情，十万火急地把我们叫来能没事情？”



男人站在檐下阴暗地方，
但那张脸还是看得很清楚。他
笑着，脸有些白，是那种不正
常的白。

后来,他知道了他因迟到而耽误了的事情。伢们按照指定的时间到了,那是半夜时分,上头没让他们休息,首长就领了这个姓苏的男人来了,首长说:“今后你们就由苏灿然教官指挥。”

男孩们噢噢地叫了一声。

首长说:“你们别那么叫,你们的任务很重,以后你们就知道了。你们是去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关系到整个大局关系到整个中央红军。”

男孩们更叫得疯了。他们很亢奋,他们不能自己。他们的嗓门被一只神奇的手拽着,难以自控。他们噢噢着。他们想这事都惊动首长了,这事都由首长亲自下命令。你看你看,这事很那个这任务很那个要不首长怎么亲自来?这么个时候深更半夜的首长亲自来了,那说明任务绝对非同一般。

首长回过头看了看苏灿然,摇了摇头。

苏灿然也摇了摇头:“哎哎!你们要再那么叫任务就飞了。”

“任务是交给红军战士的,队伍上有纪律。”他说。

他这么说果然有效果,祠堂里顿时寂静无声。

首长把那任务说了。

“就那些?”当大家把当时的情形复述给汉宝听时汉宝这么问。

“就这些。”伢们说。

“没说到底是什么事?”

“没说……也许是机密,首长只说到时就知道了。”

二、事情有些蹊跷

很快他们就离开了雅瑶,那时候已近正午,日头当顶,把黑糊糊的影子弄得到处都像泼了一摊摊的浓墨,又像是什么在地面戳了些不规则的洞洞。

汉宝一行七个伢由那个叫苏灿然的男人带着往山里走去。

事情是有些蹊跷。一些问号勾勾在汉宝他们脑子里跳呀跳的。总该分派到队伍上去吧?总该发些武器?总该往前线方向走哇……

他们以为事情会是那样,可不是那么回事。

没给他们发枪,只苏灿然的腰里别了一把盒子枪。也没把他们分派到队伍上,雅瑶就驻有很多队伍,要真让他们入队伍用得了这么走?再说这是往北,据说战斗是在南面,仗打得激烈。可他们没往前线方向走。

这让他们疑云重重。

首长叫人牵了他那匹马,“我把马借你们用用。”首长说。

汉宝和生病的文义一起坐在马背上。马背上还驮了些东西,好像是粮米,还有一包软乎乎的什么,摸上去像一包纸。汉宝想不出为什么驮那么多纸,又不是去赶考,又不是做学问,驮那么多纸派什么用场?他想不明白。但首长都把自己的马借出来了,还让军团部警卫连抽了几个壮汉给他们抬东西,东西似乎很沉,几个男子累得气喘嘘嘘。

汉宝就想,那会是什么呢?从首长重视的情形看,不用说,任务肯定非同一般。但也可能根本没什么任务,只是找个借口把他们支到后方去。队伍上老有这种事情,只要战斗打得惨烈,上头早把他们老弱

妇孺先安置了。上头知道有时候叫大家转移去后方工作不好做,就编排出个什么“任务”哄着你去。唉,要那么可就什么都捞不着了。汉宝想。

马走在高低不平的山路上,汉宝感觉屁股一颠一颠起伏不定。大概就是这么把那个问号勾勾从汉宝的肚子里给颠了出来。

“我们这是去哪?”汉宝问。

有纪律不能问的。所以大家都吓了一跳,伢们都看着他然后看着苏灿然。

男人好像没听见,他埋了头带着大家往前走。

“上哪?你说呀我知道你知道。”汉宝冲着苏灿然的背影说。

那背影只是个背影,背影在草丛里晃动着前移。

汉宝是个爱刨根问底的人,伢们都那么,他们好奇心强,什么事放在心里不明不白的就是不舒服。他们有时候很固执,那时汉宝就那样,突然的就有了种执拗。

“哎!我们这是上哪?!”

他是冲着那男人说的,可男人不看他,男人像是没听到。

“我说这是上哪嘛?!走得不明不白的。”汉宝嘀咕道。

男人依然没有回头。

汉宝无奈了,他趴在马背上,感觉紧贴他背脊上文义伢的那张脸烫得像才出锅的饼。他觉得他既然已经喊出了声音,苏教官就不该这么对他,这让他很没面子。不是吗,人家汉宝是个人又不是一条狗,是狗,叫几声也能听得到回应的。

“哇嘿!”汉宝怪怪地大叫了一声。

这出乎意外的叫声让所有的人都起了个愣,停下步子。

苏灿然终于回过头来,朝汉宝眨着眼睛。伢们看见那个男人气喘

嘘嘘。才走多少路你那么？

“呜哇……”谁也没想到汉宝会哭起来，他嚎哭着像天塌地陷了一般。

男人就不能再沉默了：“哎哎，我说吴汉宝，你哭什么？”

“我又不是狗！”

“没人说你是狗。”

“你不说话。”

“我这不说了吗？”

“我问你事你不说话？”

男人叹了一口气，汉宝他们不知道男人为什么叹气。

“到那里你们就知道了。”

“我看不明白。”

“什么？”

“仗不是在南边打吗？”

“是那样。”

“可我们往北边走……首长说我们去打一场恶仗。”

男人说：“首长没骗你们，是打仗，这仗比南边的战事还重要。”

“我看不出。”

“这时候当然看不出，到时候你们就知道了。”

“你老说到时候。”

“事情就是那样。”

“你就不能透露点给我们听听？”

苏灿然摇了摇头：“我现在不能说，能说也说不清。”

“这是命令！”他语气很坚决。

说到命令汉宝就不再吱声了，这两个字有分量。汉宝想，弄得神

神秘秘的,弄得吊人胃口。

一队人继续在山里走着。

山里很静,没有风,草经过这些日子的霜冻,成了干枯灰褐的一片,枫叶已经红起来正准备进入它们的鼎盛时期,芦花却收敛了那份张扬,细细碎碎飘飞坠地,默无声响。在树下草根岩石缝隙和山径小路到处都留下许多白绒。

草丛里的动静是刘文义第一个发现的。刘文义个子最小,瘦小的身躯和他的年龄相差很远,看上去才八九岁的样子。可他的耳朵似乎很灵敏。

“我听到有什么声音。”他叫了起来。

大家站住了,都支着耳朵。他们不得不小心,也许会遇到土匪,这一带山里有土匪。他们听了一会,摇了摇头。

“我还看见那片草棵动了几下。”文义说。

“你是害怕了吧?疑心生暗鬼。”吴汉宝说,他肚里憋了些无名火,就想找个地方发泄发泄,他还准备骂出声的,可看见是文义,就把粗话收了回去。

“真的!”

苏灿然说:“长健,你带着大家在这守着,我去前面看看。”他把那把盒子枪抽了出来。

刘文义说:“我也去。”

苏灿然点了点头,说:“你跟在我身后,别出声!”

刘文义的心怦怦地跳着,他没想到那个男人会同意他去,那也许藏着个探子,也许是白军的一个逃兵。上回厨子阿九去菜地摘菜,居然也从南瓜藤蔓下抓着一个白军军官,还是个团长,那可真叫瞎猫撞着个死老鼠。人走运门板都挡不住,有时候就那样,瞎猫偏就能碰着